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结论与建议

本书旨在深入探讨如何实施整体性的体育教育。
体育教育与身心健康。研究结果强烈表明
整体性的优质体育教育（QPE)能够提升儿童的身心健康,其效果甚至可能超过其他任何课程领域。
学校。基于定量证据的研究表明,体育活动能够优化儿童的健康,而且体育活动对学校来说是独一无二的。
体育课程;定义为“通过运动进行教育”
（Pangrazi， 2001,第5页）。本书以亟需的定性研究补充了目前盛行的定量研究,探讨了PE和
在学校中实施福祉计划。因此,本书意义重大,因为它……
为当前的定量研究结果提供了平衡和支持,并为如何开展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整体体育教育提供了指导。
已取得最佳成绩。

定性数据来源于深入的背景研究。
受瑞典教学研究的影响,世界各地都在开展相关研究;这些研究补充了关于如何最好地实施QPE和提升福祉的见解。
在学校里。教学研究调查教学、
通过探索理论和实践进行学习和社会化 提出诸如谁在教、谁在学、何时学以及和谁一起学之类的问题。
其次,正如第一章所述,本书的目的是:识别
儿童体育教育的“内容”；“方法”方面的文献和研究
建议应该这样做;找出“为什么”这件事没有发生。

© 编辑（如有)和作者,独家版权所有。
授权给 Springer Nature Switzerland AG,2024 年
T. Lynch,体育教育与健康,
https://doi.org/10.1007/978-3-031-72874-7_17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有效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并为改进之路提供全球方向。子问题包括:谁在教书?谁在领导,他们具备哪些资质?谁在学习,哪些社区成员受到影响?探索范围不仅限于儿童和学生的福祉,还包括全体教职工、教师和学校领导的福祉。

目前,调查结果显示,英国教育标准局 (Ofsted) 的检查正式导致了校长 Ruth Perry 的死亡,这与当前的情况非常相关(法院和审裁处司法部门, 2023 年)。

学习发生的时间和对象也被视为学习情境的一部分。教育者了解自身所处环境,并及时选择最合适的教育方法以适应特定情境,这被称为基于场所的教学法。通过研究,我们发现了小学体育课程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促进儿童学习中身体维度发展的建议,从而为儿童的终身健康带来益处。因此,在探索和审视教育实践的过程中,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都得到了认可和反思。这一点意义重大,因为尽管定量方法在过去一个世纪中非常适合科学研究(Kervin et al., 2006),但教育和社会科学领域通常采用的是定性研究提供的更丰富、更多样化的见解(Kervin et al., 2006; Lune & Berg, 2017; Merriam, 1998; Salkind, 2017)。

有人认为,为了最大程度地促进儿童身心健康,首先应该注重“体育教育”。这是学习领域的本质,教育工作者必须做到这一点,才能惠及所有学校的所有儿童。

因此,夯实“体能基础”并以此为基础构建健康福祉平台,对于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儿童至关重要。因此,高质量的体育教育对教师和学生都至关重要。长期以来,世界各地的小学都忽视了体育教育,认为它并非一门严肃的学科。未来,体育教育无疑将成为“最重要的”学习领域,因为“生命中最重要的莫过于健康。没有健康,其他所有技能都将失去意义和实用性”(Pangrazi, 2000,第18页)。中小学在儿童的健康和福祉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根据教育政策和全球指导方针,必须优先发展全面的体育教育。“体育与健康教育有潜力成为未来教育的基石之一,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培养关键能力。”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学生的能力以及身心健康”（经合组织， 2019）。

图1.2 （参见第 18 页)展示了“体育教育”的各个维度,并提供了一个通过优质体育教育 (QPE) 优化儿童在校福祉的框架。该框架是对健康促进体育教育 (HPS) 框架的扩展,两者有相似之处,但由于侧重于体育教育,因此本质上有所不同。对所有儿童进行体育教育包含四个支柱：

1. 课程、教学与学习 这一重点强调课堂中的运动,旨在创造包容性的学习体验,让所有儿童都有机会发展必要的运动技能（从基本运动技能开始）。在注重身体（和认知)发展的同时,孩子们能够积极参与并享受运动的乐趣,这为他们终身受益奠定了基础。

2. 全人发展 教育者和学生都意识到并不断努力实现更宏大的愿景:培养身心健康、全面发展的儿童。循证研究（包括定量和定性研究)表明,全面体育教育的各个维度相互补充:精神、社交和情感、身体以及认知。所有维度都可通过高质量的体育教育得到提升,任何一个维度的提升越多,其他维度也能从中受益。

3. 学校实施（组织、氛围和环境） 健康、福祉和体育课程领域采用包容性的社会文化方法（包括平等、多元和包容性（EDI)实践） ,并在全校范围内保持一致。这需要领导力和有效的沟通。学校领导力是一个被提出的重要问题,特别是校长/主任在决定聘用哪些人来协调学校的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此外,更深入的教学问题引发了人们对学校领导和管理机构（例如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督察员)的准备和资质的担忧。他们是否能够深刻理解自身对所有社区成员福祉的影响?此外,他们对如何深入实施福祉以及更广泛的课程改革的知识和理解,对其领导作用至关重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4. 发展和维护以社区优势为基础的伙伴关系,以优化教学资源和学习机会,从而优化儿童的福祉。

为了实现这些QPE维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制定了一项国家战略:

1. 教师教育、供给和发展 2. 设施、设备和资源 3. 课程灵活性 4. 社区伙伴关系 5. 监测和质量保证（2015 年,第 23 页）。

此外,这本研究著作探讨了如何通过提升学生的福祉,优化包括体育、健康和体育教育（HPE)在内的所有学习领域,尤其是在读写和计算等传统核心学习领域;并采用全校参与的方式进行研究。因此,本书运用循证研究来验证福祉的重要性,特别是通过协调、深入地实施学习价值观/能力,为促进儿童的学术学习和发展提供指导（参见图 1.2）。

图1.1）。总而言之,优化 QPE 中儿童福祉的四个维度（参见图1.2）,在三个关键课程支柱中贯彻学习价值观:社区（归属感和伙伴关系）、元认知（思考学习)和价值观（全球公民意识）。

（图10.1)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战略,都得到了本研究书中定性研究结果的有力支持。

公共教育的方法

考虑到体育教育的各个方面,历史上曾出现过多种不同的教学方法（以及其中的理论和模型）。教育和健康方法的发展源于构成知识理论框架的心理学视角,包括生物学、行为学、认知学、精神分析学和现象学。

教育工作者对各种方法的理解只会增强这些方法的有效性。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学校中进行实践,能够帮助教师确定最合适的方法,进而影响特定教学环境中的教学法。

当一种方法主导实践时,它“反映了社会中的认知、价值观和知识”(Ornstein & Hunkins， 2017 年,第 2 页)。
此外,它们反映了教师对儿童学习方式、家庭、社区和教育者如何支持儿童以及对儿童现在和未来重要事项的看法(Arthur et al., 2015)。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许多教育者并非如此,但学校往往会坚持采用某种特定的教学方法(Ornstein & Hunkins, 2017)。

因此,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应该不断加深对教育方法的理解,例如行为主义、建构主义和批判性教育。

现代公共卫生和健康教育方法考虑终身健康和福祉的决定因素 有些因素比其他因素更容易被个人控制(Corbin 等人， 2011)。

健康方法包括:生物学方法(例如医学模式);行为方法(例如行为改变的跨理论模型);以及社会健康方法(例如健康社会模式和社会生态模型/社会文化方法)。这些文献承认健康的“全貌”以及个人可控或不可控的决定因素,它们符合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健康的定义:“健康是一种身体、心理和社会完全安宁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疾病或虚弱”(WHO， 1948)。

所有教育和健康方法在学校教育中都占有一席之地,循证研究表明,各种方法(及其所蕴含的教学法)应该保持平衡,而非占据主导地位。现代体育教师(无论是专职教师还是普通教师)都需要能够提供高质量的体育课,涵盖身体活动、健康和个人发展/福祉等各个方面。这通常意味着选择批判性的、具有社会公正性的(包容性的)教学法,而不是传统的、以科学和表现为导向的、侧重于动作技术成果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教学法(Tinning， 1999)。

确保学生福祉的落实不仅要惠及儿童和学生,还要覆盖整个学校社区。

研究新加坡教育体系模式意义重大,因为新加坡目前在PISA测试中排名世界第一,数学成绩显著高于其他所有国家/经济体(575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分数），阅读（543 分)和科学（561 分）（经合组织， 2023 年）。
此外,新加坡在1965年建国时,其两百万人口中大多数是文盲和缺乏技能的人。建构主义方法中蕴含的一些显著特征和/或优先事项促成了新加坡的成功。它们是：

5. 教师受到重视和尊重　教师根据能力和努力程度选拔,教育资格受到高度重视,未来的教师在学习期间会获得报酬。

6. 体育课（PE)作为一门专业学习领域被开设和优先考虑,并且符合学校儿童的发展阶段。

7. 教师教育（NIE)研究人员和教育部主任对儿童发展充满热情,并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和与儿童互动。

8. 学校社区成员被视为终身学习者,并可通过专业发展来证明这一点。教师和学生一样,因践行和示范好奇心、创造力、协作精神、热情、韧性、勇气和反思能力等学习价值观而受到认可和自豪。

新加坡教育部制定了《21世纪能力与学生成果框架》。该框架的核心价值观包括:尊重、责任、韧性、正直、关爱与和谐。自建校以来,价值观一直是大多数学校的重要宗旨,尤其是在宗教背景的学校中。

全球各地的证据表明,价值观的实施能够提升儿童的福祉,但许多学校也发现这很难做到,经合组织的研究报告（2021 年)《将价值观和态度融入课程:塑造更美好的未来》就说明了这一点。

“将价值观和态度融入课程设计和实施并非易事　价值观和态度本身就是极具争议的概念”（经合组织,2021）。价值观的影响与安东诺夫斯基的健康促进模式类似,只是规模更大,它传递知识,帮助儿童为快速变化的世界做好准备。因此,共有九项能力（态度、价值观和技能）:反思、协作与合作、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学会学习、尊重、责任、同理心、自我调节、坚持和信任（经合组织， 2021,第48页）。学习价值观的深度实践贯穿于儿童生活体验的方方面面。无论是有计划的学习（正式学习）、无计划的学习（非正式学习），还是有意或无意的学习,都存在于一个庞大的学习生态系统中。因此,学校领导者掌握如何在学校内真正营造幸福感至关重要。

学校中促进学生福祉的举措,是通过价值观的贯彻和高质量的体育教育（QPE)来实现的,而这些举措又融入了社会文化视角,并采用全校参与的方式。虽然目前有一些项目和运动可以帮助学校实施学习价值观/能力,但这些项目和运动提供的只是一个通用框架和/或倡导特定的教育方法,并非针对学校的具体情况。此外,尽管一些项目或运动可能声称价值观或能力是其特定项目的核心理念,但必须指出并澄清的是,学习价值观/能力一直存在于学校和社会中,正如教育方法也一直存在一样　在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中,关注人的身心健康、归属感和全面发展,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古代的雅典人和罗马人。所有学校都可以利用提供强大福祉平台的整体健康方法,但这需要知识渊博、专业敬业的学校领导者来实施。此外,这九项能力（态度、价值观和技能)是通过循证研究确定的,具有全球代表性,也为所有学校提供了一个平台。

因此,学校领导层和管理机构负责协调学习价值观/能力识别过程,该过程应与学校的实际情况相符,并以学校的愿景和使命为基础。在一所致力于培养全面发展学生的学校中,作为专业人士的学校领导有义务确保所选的、能够代表其社区的学习价值观得到深入实施。任何项目或运动都无法代替领导团队完成这项工作,除非他们花费数月甚至数年的时间深入到具体的学校环境中。此外,至关重要的是,与任何课程一样,学习价值观必须符合儿童的发展阶段,并在任何课程规划中予以考虑/参考。更重要的是,这些价值观必须在课程的三大支柱之间保持平衡:社区（归属感和伙伴关系）、元认知（对学习的思考)和价值观（全球公民意识）。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图10.1）。最后，它们在语境中被提及，并被所有社区成员所效仿。

教育工作者需要在所有工作中践行学习价值观。此外，正如对孩子们的高期望一样，教育工作者也需要具备批判性反思能力，成为终身学习者。这包括所有教育工作者通过口头、非口头、副口头和书面沟通方式以及政策，提及学校社区的学习价值观。同时，他们也需要意识到外部机构或管理机构对社区及其成员福祉的影响，无论这种影响是否通过“隐性课程”体现。例如，如果学校领导或教师（课堂教师或体育教师）不具备资质或资质不足，那么社区就需要反思这会对哪些学习价值观/能力产生负面影响，甚至形成悖论。如果学校的行动与“学习如何学习”、“尊重”、“责任”和“信任”等学习价值观相悖，那么它就不能再标榜这些价值观。在这个例子中，这样的行为或选择是对学习共同体的不尊重。

因此，所有资格认证和专业发展，包括学校领导的精简培训项目（例如国家专业资格证书 (NPQ)），都传递着重要的信息。学校领导和教师需要注意他们在学习共同体中传递的信息，包括学习价值观/能力的示范以及他们的专业角色，以使所有成员都认同整体建构主义方法。

学校社区成员、领导、教师（以及家长）需要接受教育，以便了解“治理术”的实践、其隐藏的信息（话语）以及它对学校社区成员造成的损害。此外，学校领导需要具备挑战此类对学习社区产生负面影响的做法的知识和信心。治理术是指“运用政府策略来塑造个人和集体的行为”（Tinning， 2010，第147页）。治理术的实践形式多种多样，例如：没有研究资质的学校督导员进入学校进行评判；政府学校资格认证项目（如NPQ）过于简化，忽略同等学位或证书；降低对教师和学校领导的资格要求；考试成绩压力；体育课（和课堂）由不合格的教师授课；学校可以选择是否实施个人发展和福祉计划；将体育活动作为……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惩罚;采取排他性（而非包容性)的课程政策;明知BMI并非衡量体脂含量的完美指标,却强制所有学前班和六年级儿童进行BMI测试;给儿童贴上“肥胖”或“超重”的标签,然后将责任推卸给家长。诸如此类的例子都属于“将身体视为客体”的范畴（与教育中的行为模式/效率（自上而下）/治理/健康中的医学模式和健康中的行为模式相关）。

全球趋势

传统上,行为主义教学法在世界各地的教育体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体育教育也不例外。这种方法以教师主导为主,学生的选择和互动很少（Westbrook et al., 2013）。然而,如今许多国家提倡建构主义的教育和体育教学方法。本书以“运动教育”为视角,倡导一种促进儿童身心健康的整体方法;因此,本书的前提基于建构主义方法。此外,建构主义方法与高质量体育教育（QPE)相契合,在高质量体育教育中,儿童是积极的学习者;他们参与到使用开放式材料的综合实践体验中;他们建构新的意义（Arthur et al., 2015）。在建构主义方法中,学习体验是有意义且引人入胜的,教师被视为学习过程的共同学习者和促进者（Ewing, 2010）。

教育领域正朝着建构主义和社会文化方法转变,由此引发了一场健康、福祉和体育（H, W & PE)革命　这场革命被誉为一场日益壮大的全球课程改革,旨在促进儿童的全面发展。在这场改革中,体育课不再被视为每周一次的45分钟课程,而是被视为促进身心健康的平台,并融入学校及周边社区的所有课程和课外活动中。这其中涵盖了个人和群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涉及个人、人际和环境等诸多因素。然而,研究表明,在许多国家,这场健康、福祉和体育革命往往仅停留在政策层面,未能真正惠及学校的孩子们,无论是在运动场上还是在体育馆里。

全面的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需要从小学早期开始,建立包容、符合发展规律且不断进步的基础设施。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样的基础设施将吸引并挑战所有儿童,从而提升个人和团队的成功率,提供多样化的运动机会,并最终优化他们的身心健康。这一理念得到了1958年首届国际儿童健康教育与学校发展协会（ICHPER-SD)世界大会主题“儿童健康与学校”的支持。然而,尽管这种转变已存在一段时间,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推广却进展缓慢。

体育教育中的健康理念已对世界许多地区产生影响,课程政策也印证了这一点。因此,健康、福祉与体育教育（H, W & PE)的变革已在全球范围内持续发展。此外,一项针对全球学校体育教育的调查发现,“最佳实践”国家普遍强调“促进健康和健康的生活方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2014,第10页）。因此,在考虑如何在世界各地的中小学实施高质量的体育教育时,促进健康（整体方法)至关重要。

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转向整体性的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HPE)课程,而且这一数字还在不断增长。采用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的国家包括:澳大利亚、美国、英国（威尔士和苏格兰）、新西兰、新加坡、加拿大、中国、马来西亚、文莱、菲律宾、日本、尼泊尔、泰国、柬埔寨、印度尼西亚、印度、斯里兰卡、芬兰、爱尔兰、北爱尔兰、荷兰、瑞士、瑞典、喀麦隆、尼日利亚、乌干达、苏丹、马拉维、纳米比亚、坦桑尼亚、阿富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库克群岛和萨摩亚。

调查结果和建议

为了让儿童获得最佳福祉,各国必须继续推行建构主义的社会文化方法转变。此外,福祉的实现需要深入落实,并融入体现学校愿景和使命的学习价值观/能力。

要实现这一目标,至关重要的是,整体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政策必须深深融入每所学校的课程改革之中。本书的定性研究结果表明,为了最大限度地提升儿童福祉,需要落实以下建议:

1. 体育课是学校的优先事项　被公认为是所有学校最重要的课程领域之一,甚至可以说是最重要的课程领域。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高质量的体育课不应被忽视或在学校课程中占据次要地位,而应从小学低年级开始,在儿童发展中发挥主导作用。体育课涵盖所有通过运动体验进行的学习。例如,基本运动技能、传统体育活动、游戏式学习、森林学校和舞蹈。

2. PE 必须是优质 PE (QPE)

正如全球政策所建议的那样,高质量的体育教育（QPE)是实施体育教育以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各个方面的理想教学方法。从儿童的视角出发,所有儿童都天生乐于参与运动,享受游戏、探索、学习、发展基本运动技能（FMS)和主要运动模式（DMP)的过程。孩子们渴望融入集体,渴望真正拥有归属感,渴望被认可,并渴望发现让自己和自己的运动都充满乐趣的方式。包容性教育需要提供高质量的体育教育、相应的器材/设施,以及在最佳参与度下正确发展技能的机会（包括平等、多元和包容性实践）。它包含符合儿童发展阶段的内容和体验,需要一位知识渊博、关心每个孩子进步、关注每个孩子运动并乐于与儿童相处的教师。

3.整体健康/体育教育的关键福祉发展责任是关联-
与“接受过体育教育”相关。

在健康的维度（身体、社交和情感、认知和精神)中,虽然承认所有维度都很重要,但“身体”在命名法中被明确提及,运动的价值构成了健康和“体育”教育学习领域的基础。

澳大利亚的课程体系对此体现得最为淋漓尽致：

学生在健康与体育教育中通过运动培养的知识、理解、技能和素养,鼓励他们终身参与体育活动,进而带来积极的健康结果。运动能力和自信心被视为重要的个人和社会资产,需要培养、提升和重视。

运动学研究也为以下方面带来了挑战和机遇：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旨在提升学生的各项个人和社交技能及行为,从而促进身心健康。(澳大利亚课程， 2019)

4. QPE 是唯一提倡的标签。

由于体育教育领域内各种标签和名称的混淆,导致负责体育教育实施的从业人员在全球范围内感到困惑,例如“体育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正如Lynch和Soukup （2016)所发表的,围绕体育教育（PE)和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这两个术语的模糊灰色地带,催生了诸如“体能素养”等新术语的出现,这些新术语旨在代表和取代体育教育的原始含义。Jurbala （2015)也支持这一理论,他认为体能素养已成为“全面发展”的替代术语。因此,许多体能素养的特征并非新颖,而是借鉴自体育教育,特别是与“高质量体育教育”（QPE)和“终身体育教育”相关的文献。建议在体育教育领域仅使用“高质量体育教育”（QPE)这一标签,以帮助教育工作者获得亟需的全球共识。

5.学校中实施的福祉是通过深入实施学习价值观/能力来增强的,这不仅适用于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而且适用于所有学习领域。

新加坡教育体系、本书详述的文献以及前几章的数据和研究成果均表明,学习价值观/能力能够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包括身、心、灵和福祉（与过程/人本主义视角/建构主义方法/跨维度学习/社会健康模式相关）。研究已确定九项全球通用的能力（态度、价值观和技能）,所有学校均可采用:反思、协作与合作、学会学习、尊重、责任、同理心、自我调节、坚持和信任（经合组织， 2021,第48页）。数据结果表明,这些能力已融入社会文化方法,并采用全校参与的方式进行培养。

6.社区伙伴关系在现在和将来都至关重要。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新加坡、澳大利亚和芬兰等领先的“课程改革”国家明确倡导建立伙伴关系,以帮助实施其全面的健康、福利和体育课程。联合国指出，“伙伴关系”对于优化儿童的优质体育教育体验以及持续努力实现健康和福祉方面的平等至关重要（Lynch， 2016）。收集到的数据表明,在所有研究项目中,社区伙伴关系都能提升儿童的体育教育体验,并最终促进他们的福祉。

最重要的发现是,伙伴关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战略中的优先事项 4)带来了更多的设施、设备和资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战略中的优先事项 2） （2015 年,第 23 页）。

7.应避免以行为主义方法进行体育教育,因为它没有考虑到儿童的全面发展,可能会损害儿童的健康。

体育教育中的行为主义方法强调将身体视为客体而非“完整”的儿童,这种方法在历史上一直受到性别歧视、精英主义、健康主义、个人主义和中胚层主义等意识形态的影响。文献和研究表明，英国国家体育课程深受自上而下的行为主义政府教育方法的影响;这种方法被描述为刻意、系统、有计划地改变行为。因此,这些意识形态存在于教育体系中,对许多儿童的身心健康造成短期和长期的负面影响（Curran， 2014）。

8.体育、健康和福祉课程必须根据循证研究进行制定、实施和评估。

关于体育运动和体育课的课程描述,例如英国国家课程“学习目标”中关于体育课的描述,都是一些假设。虽然有些孩子可能通过体育运动获得这些结果,但对许多孩子来说,这些假设与他们的实际经历相悖。

正如英国教育标准局（Ofsted)所支持的那样,课程期望和改革必须遵循有关高质量实践的循证研究。

9. “教师教育、供给和发展”是提高儿童福祉的关键。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教师教育、供给和发展”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家优质教育战略中的首要优先事项。批判性的社会公正教育模式要求教师接受这种教学模式的培训和教育（Tinning，2004）。这要求教育者具备人体运动的生物物理基础以及包容性的社会文化实施方法（包括平等、多元和包容）方面的知识，理想情况下还应具备相关专业技能。

因此，当今的教师需要了解如何在家庭、工作和体育课中提供包容性实践，了解正确的动作（即人体动作），以及如何让不同身体活动经验和能力的儿童掌握正确的动作。

此外，我们还面临着一个独特的机遇，即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HPE）专家可以领导学生福祉工作。因此，可以对初始教师教育（ITE）学位进行战略性修订和补充，例如在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该州计划通过聘用心理健康和福祉负责人来提升每所小学的学生福祉；届时，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专家除了负责HPE之外，还可以领导和实施学生福祉工作。

10.需要采取全校参与的方式来促进健康、体育和身心健康。
执行。

生成的数据表明，全校健康与体育课程计划（WSCP）能够提高儿童在校获得高质量体验的可能性，因为它增加了符合儿童发展阶段的活动频率。这能够增强学生的兴趣，并对学生对体育活动的态度以及整体发展维度产生积极影响。一些学校采用“健康学校”或“健康促进学校”的理念，以帮助将全校方法付诸实践，并提升学生的健康和教育成果（Lynch， 2017;英国公共卫生署， 2014）。

还应采用全校方法，确保在学校课程的所有领域（包括健康、体育和健康教育）中深入实施福祉，并通过三个关键课程支柱来实施：社区（归属感和伙伴关系）、元认知（思考学习）和价值观（全球公民意识）（图10.1;第 155 页）。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11.专业教师与高质量地教授体育教育的各个方面密切相关。

当校长们评价优秀体育教师的关键素质时,排名前五的回答是:体育课程知识和符合儿童发展规律的教学方法;计划/评估和灵活性;良好的沟通/关系和管理能力;对体育和儿童的热情/兴趣/投入;以及他们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课堂教师。校长们认为,能够使教师同时具备普通课堂教师和体育教师资格的课程将会或很可能非常有价值(83.2%)。只有2.4%的校长表示该课程没有价值。校长们非常重视体育教师的专业知识,并且澳大利亚农村和偏远地区学校体育专业教师的匮乏与这些地区学生归属感低下之间存在直接联系,而归属感低又直接影响学生的幸福感(ACER, 2018,第iii页)。

12. QPE 能促进儿童身心健康,并促进所有儿童的发展和学业学习。

教育建构主义方法早已明确指出认知维度(包括元认知)与生理维度之间的联系。优质体育教育(QPE)、身心健康和学业学习循环(参见表1.1,第17页)将QPE与通过提升身心健康来优化学业学习相结合。

“元认知指的是更高层次的思维,它涉及对学习过程中认知过程的主动控制”(Livingstone, 2003,第3页)。神经科学的最新发现也支持这一观点,即我们的大脑连接(称为可塑性)实际上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改善(参见第7页),从而提高认知(思维)能力(Greenfield, 2012)。

新加坡模式(以及芬兰模式)、PISA 成绩、BSO 案例研究学校的 PTE 和 PTM 评估,以及英国公立学校案例研究(位于亚洲)的全面课程恢复,都证明了运用学习价值观和健康、体育与体育教育 (HPE) 深度实施福祉理念的有效性。本书的研究发现,儿童也认为体育活动能够通过缓解压力、增强学习动力、提升自尊心和提高注意力,从而增强他们在课堂上其他关键学习领域的学习乐趣。一些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学校校长们认为体育课能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许多孩子也认为体育课能让他们在课堂上表现得更好。

13.每所小学都需要一名具有大专学历的健康与体育教师（或健康、体育和体育专科教师）。

过去30年间（Cale & Harris,2019;澳大利亚联邦政府， 1992； Lynch， 2005），以及最近的《澳大利亚活力健康儿童》（AHKA)报告（2018)均建议：“每所小学都应配备一名具有高等学历的健康与体育教师,负责为所有学生开设体育课,并协助班主任引导学生在整个上课日参与体育活动”。目前,专门针对小学健康与体育教育的教师培训课程在全球范围内较为少见,但必须优先发展此类课程。

建议效仿新加坡模式,为职前小学教师提供专攻健康与体育教育（HPE)的机会,并使其课程内容符合小学阶段儿童的发展特点。此类课程能够帮助那些热衷于健康与福祉,并希望专门教授小学阶段儿童的教师,发展出合适的教学方法,并在各个方面建立全面的健康观念。此外,建议在大学/职前教师教育课程中开设健康与体育教育学士学位课程。这需要为高等教育/教师培养以及教师的持续专业发展提供专门的健康与体育教育经费。

多年来,大量资金被投入到短期的校内体育活动项目、课后体育活动或其他体育活动替代方案中,但这些项目并未有效提高儿童的运动水平（BBC， 2017;文化、媒体和体育部， 2016； James & Brophy， 2019； Lynch & Soukup， 2017）。现在是时候投资于所有儿童的长期健康和福祉了。为小学教师提供资格认证,使他们能够专攻健康、工作和体育（整体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并获得相应的认可,是当前和未来的需求。

14.学校领导在通过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优化儿童福祉方面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健康与体育教育（HPE)的实施得益于HPE领导力,而清晰的沟通是其基础（Lynch， 2017）。本研究的发现支持了Macdonald的观点,即HPE最好由HPE专家领导（Hickey等， 2014,第190-191页）。校长需要促进课程改革这一复杂的社会过程（Fullan， 2001； Sparkes， 1991）。这可以通过提供学习机会来实现,在这样的环境中,教师可以交流想法、互相支持,并分享对工作的积极感受（Fullan， 2001）,同时营造一个能够进行批判性反思的环境。正是通过质疑利益和意识形态,影响课程文件,教师才能有机会思考课程改革的微观政治因素（Glover， 2001）。此外,正是由于无法做到这一点,变革往往才会失败（Datnow， 1998； Dinan-Thompson， 2002； Sparkes， 1990）。

15.学校领导作为终身学习者,接受有关深入实施的教育。

指导学习价值观/能力。

正如文献详述,深入贯彻学习价值观/能力能为社区成员带来诸多福祉,包括提升学业成绩。然而,这同时也极其复杂。因此,能否成功实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领导的能力。文献中多次质疑教师、高级领导和督导员的资质,以及某些课程和项目的设计。建议对高级领导进行与其协调课程改革职责相关的专业发展培训,尤其是在落实促进福祉的学习价值观方面。

这包括已证明行之有效的全校参与策略。
此外,学校领导需要了解身体素质和整体健康与体育教育的重要性。

16.所有教育体系都对新加坡教育进行批判性反思

模型

最后的建议是,世界各国都应该研究新加坡的教育模式,并认真反思其运作方式。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这些举措促成了他们的持续进步。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优先事项都融入了建构主义方法之中,这种方法促进了他们的健康、体育和教育、福祉以及学术学习的成功。这些优先事项包括:

17. 教师受到重视和尊重　教师根据能力和努力程度选拔,教育资格受到高度重视,未来的教师在学习期间会获得报酬。

18. 体育课（PE)作为一项专门的学习领域被开设和优先考虑,并且符合学校儿童的发展阶段。

19. 教师教育（NIE)研究人员和教育部主任对儿童发展充满热情,积极参与学校活动和与儿童互动。

20. 学校社区成员被视为终身学习者,并可通过专业发展来证明这一点。教师和学生一样,因运用和践行诸如好奇心、创造力、协作精神、热情、韧性、勇气和反思能力等学习价值观而受到认可并引以为豪。

本书符合格林菲尔德（Greenfield)所说的“深度思考”、“内容”或“意义”（2012）,也符合哈蒂（Hattie，2009,第26页)所说的“理念、思考和建构”。也就是说,本书是多年来基于实证的定性研究、实践经验和内部洞察的结晶,经过精心构思,旨在赋予其意义。因此,本书的研究成果建立在大量定量研究的基础上,这些研究支持通过整体体育教育提升儿童的身心健康并促进其学业成绩。身体维度是儿童学习和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必须强调的是,通过运动进行学习,能够让孩子们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真正融入其中,成为体育教育的一部分。因此,体育课是每位教师在提升儿童当下和未来身心健康方面的得力助手。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反射

本章就如何实施全面体育教育（HPE)和促进身心健康提出了建议。研究有力地表明，优质体育教育（QPE)能够提升身心健康,其效果甚至可能超过其他任何课程领域。这一论断与您的实际情况有何关联?在您的实际情况中,将学习价值观融入课程面临哪些障碍?哪些学习价值观最能代表您的实际情况?它们与您的愿景和使命政策有何关联?16项建议中,哪些在您的实际情况中最为重要?为什么?

参考

澳大利亚活力健康儿童协会 (Active Healthy Kids Australia)。(2018)。肌肉健康:是时候行动起来了！2018年儿童和青少年体育活动报告卡。http ://www.activehealthykidsaustralia.com.au/siteassets/documents/2018/ahka-report-card-long-form-2018-final-for-web.pdf Arthur, L., Beecher, B., Death, E., Dockett, S., & Farmer, S. (2015)。幼儿教育机构的规划与设计（第 6 版）。Cengage Learning。

澳大利亚课程。(2019)。健康与体育教育理念。https ://www.australiancurriculum.edu.au/f-10-curriculum/health-and-physical-education/key-ideas/ ?searchTerm=strengths-based+approach#dimension-content

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 (ACER)。(2018)。国际学生评估项目 (PISA) 澳大利亚聚焦报告第一期:学校归属感。https ://research.acer.edu.au/cgi/viewcontent.cgi ?article=1031&context=ozpisa

英国广播公司（BBC）。（2017）。奥运遗产:2012年奥运会后投入的10亿英镑是否让更多人参与体育运动？ http://www.bbc.com/news/uk-england-40817063

Chamberlain, JM (2014). 治理术。载于 BA Arrigo (编),百科全书-《刑事司法伦理百科全书》（第 395-397 页）。SAGE 出版社。

澳大利亚联邦政府。(1992)。体育教育 参议院环境、娱乐和艺术常设委员会报告。参议院印刷局。

Corbin, C., Welk, G., Corbin, W., & Welk, K. (2011).健身与健康的概念（第9版）。麦格劳-希尔出版社。

法院和审裁处司法部门。(2023年12月19日)。露丝·佩里:《预防未来死亡报告》。https ://www.judiciary.uk/prevention-of-future-death-reports/ruth-perry-prevention-of-future-deaths-report/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Curran, T. (2014).用运动惩罚学生是鲁莽的政治作秀。 《对话》。https ://theconversation.com/punishing-students-with-exercise-is-reckless-political-posturing-23495

Datnow, A. (1998).教育变革中的性别政治。Falmer出版社。

英国文化、媒体和体育部。(2016)。 《2015/16年度儿童参与报告》。英国国家统计局。https ://www.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539029/Taking_Part_2015_16_Child_Report_-_FINAL.pdf 。访问日期:2019年1月26日。

Dinan-Thompson, M. (2002).课程建设与实施:昆士兰州健康与体育教育研究。昆士兰大学出版社。

Ewing, R. (2010).课程与评估:叙事方法。牛津大学出版社。

富兰,M.（2001）。教育变革的新含义（第3版）。教师大学出版社。

Glover, S. (2001).健康与体育教育中教学话语的社会建构:1992-1994 年国家声明和概况的编写研究。昆士兰大学出版社。

Greenfield, S. (2012).大脑的未来 - 西澳大利亚大学。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a7qhUth7QY

Hattie, J. (2009).可见的学习:对 800 多项与成就相关的元分析的综合。伦敦:Routledge。

Hickey, C., Kirk, D., Macdonald, D., & Penney, D. (2014). 三维课程改革:专家小组讨论澳大利亚新的健康、体育和体育教育课程。亚太健康、运动与体育教育杂志， 5,181–192。https : //doi.org/10.1080/18377122.2014.911057

James, M. 和 Brophy, S. (2019)。学校是开展体育活动项目的关键场所　以下是如何让这些项目发挥作用。 《对话》。https ://theconversation.com/schools-are-a-crucial-place-for-physical-activity-programmes-heres-how-to-make-them-work-110215

Jurbala, P. (2015). 什么是真正的体能素养？ Quest, 67, 367–383. https://doi.org/10.1080/00336297.2015.1084341

Kervin, L., Vialle, W., Herrington, J., & Tony, O. (2006).教育工作者的研究。汤姆逊,社会科学出版社。

Livingston, JA (2003).元认知:概述。美国教育部。https ://eric.ed.gov/?id =ED474273 Lune, H., & Berg, B. (2017).社会科学的定性研究方法

（第9版）。培生教育领导力。

Lynch, T. (2005).对布里斯班三所天主教小学引入昆士兰州1999年健康与体育教育（HPE)课程大纲及政策制定后学校反应的评估（未发表的博士论文）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论文），澳大利亚天主教大学，澳大利亚。https ://researchbank.acu.edu.au/theses/128/ Lynch, T. (2016).健康、福祉和体育教育的未来 :通过本地和全球社区
伙伴关系优化儿童的健康和福祉。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https ://doi.org/10.1007/978-3-319-316 67-3

Lynch, T. (2017). 体育教师如何转型为健康与体育教师？ 《体育教育与社会》， 22(3)，355–376。https ://doi.org/10.1080/13573322.2015.1030383

Lynch, T. 和 Soukup, GJ (2016)。“体育教育”、“健康与体育教育”、“体能素养”和“健康素养”：全球术语混乱。 《Cogent Education》， 3(1)，1217-820。https ://doi.org/10.1080/2331186X.2016.1217820 Lynch, T. 和 Soukup, GJ (2017)。小学体育教育 :学校领导对课堂教师质量实施的看法。 《Cogent Education》， 1348-925。https : //doi.org/10.1080/2331186X.2017.1348925

Merriam, S. (1998).教育中的定性研究和案例研究应用 :教育案例研究修订和扩展版。Jossey -Bass。

经合组织。(2019)。《经合组织2030年教育展望 :使体育教育更具活力和包容性》。检索自https ://www.oecd_future_of_education_2030_making_physical_dynamic_and_inclusive_for_2030.pdf
经合组织。(2021)。 《将价值观和态度融入课程 :塑造更美好的未来》。经合组织出版社。
https : //www.oecd-ilibrary.org/education/embedding-values-and-attitudes-in-curriculum_aee2adcd-en

经合组织。(2023)。2022年PISA结果 :概况介绍。新加坡。https ://www.oecd.org/publication/pisa-2022-results/country-notes/singapore-2f72624e/ Ornstein , AC, & Hunkins,
FP (2017)。课程 :基础、原则、
以及相关问题（第7版）。培生教育领导力出版社。
Pangrazi, R. (2000). 促进青少年体育活动。ACHPER健康生活方式杂志，47 （2），18-21。

Pangrazi, R. (2001).小学儿童动态体育教育
（第13版）。Allyn & Bacon出版社。
英国公共卫生署。(2014)。保护和改善国民健康 :学生健康与福祉和学业成就之间的联系。面向校长、理事和教育机构教职员工的简报。https : //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t_data/file/370686/HT_briefing_layoutvFINALvii.pdf

Salkind, NJ (2017)。探索研究（第9版）。培生教育领导者出版社。
船。
Sparkes, A. (1990). 体育教育中的赢家、输家和理性变革的神话 :理解创新中的利益和权力。

Machine Translated by Google

在 D. Kirk 和 R. Tinning (编) 的《体育、课程和文化:当代危机中的关键问题》 （第 193-224 页)中。
Falmer 出版社。
Sparkes, A. (1991). 课程改革:获得一种视角。载于 N. Armstrong & A. Sparkes (编),体育教育问题(第 1-19 页)。
卡塞尔教育。
Thorpe, S. (2003). 体育教育中的危机话语与米歇尔·福柯的笑声。 《体育、教育与社会》， 8,131–151。
https : //doi.org/10.1080/13573320309253

Tinning, R. (1999).体育教育学 保琳的故事。迪肯大学出版社。

Tinning, R. (2004). 重新思考 HPE 教师的培养:对知识、身份和思维方式的反思。亚太教师教育杂志， 32(3)，241–253。

Tinning, R. (2010).教育学与人体运动:理论、实践、研究。
Routledge出版社，《体育教育与青少年运动研究》。Routledge出版社。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
（2014）。全球学校体育教育调查。https : //unesdoc.unesco.org/images/0022/002293/229335e.pdf

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UNESCO）。
（2015）。优质体育教育:政策制定者指南。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社。

Westbrook, J., Durrani, N., Brown, R., Orr, D., Pryor, J., Boddy, J., & Salvi, F. (2013).发展中国家的教育学、课程、教学实践和教师教育。检索自https://assets.publishing.service.gov.uk/government/uploads/system/uploads/attachmen data/file/305154/Pedagogycurriculum- teaching-practices-education.pdf。

世界卫生组织。(1948)。 《世界卫生组织宪章》序言
卫生组织。作者。